

GENSUI
JIANG
JIESHI
SHIER
NIAN

跟 随 蔣 介 石 十 二 年

● 居亦侨 著

● 江元舟 整理

K827.7
6-36
✓

跟随蒋介石十二年

居亦侨著 江元舟整理

BD77/25

湖南人民出版社

B 581190

247
跟随蒋介石十二年

居亦侨 著

江元舟 整理

责任编辑：徐日晖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8年1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 插页：2

字数：160000 印数：1——43280

ISBN7—217—00550—7

K·55 定价：2.60 元

湘人：88—18

目 录

引言——访姑苏老人居亦侨	1
进入侍从室	6
向蒋介石报到	10
侍从室的组建和机构	14
侍一处几位主任琐忆	22
两处办公室	25
蒋介石的别墅	32
“军人魂”和黑大氅	40
车·轿·飞机	42
牛奶·参汤·“圣母颂”	48
黄埔蛋·臭冬瓜·大闸蟹	51
焦山十日游	56
蒋宋联姻	59
得力的助手——宋美龄	63
澄庐迎儿孙	67
蒋纬国和他的母亲	72

丰镐房	78
赣南闯祸之谜	84
邓演达的被害	89
峨嵋训练团	91
神秘的华克之	95
一锅端	100
两广事变	108
洛阳做寿与西安之行	111
乘人梯跌伤腰部	115
三进三出西安城	120
戴笠胆战心惊进西安	125
新城百人宴 少帅三掷杯	128
窦尔墩误送黄天霸	133
宋子文的烦恼	138
南京陷落前夕	145
亲临台儿庄前线	151
台儿庄之战补遗	156
田家镇炮台的陷落	159
抗日英雄周卓然	164
两见朱德	167
勘察李明扬军饷	170
徐焕昇夜航日本	176
蒋介石对日、美、苏的态度	181
硬汉廖承志	188

重庆和谈中的安全问题	192
林彪在重庆	199
徐道邻劝蒋下野	202
陈布雷夜访梅园	207
陈仪之死	212
辞退侍从室	216

侍从室人物剪影

三个侍卫长	220
杨永泰的“乾坤袋”	229
怀俞国华	233
钱大钧轶事	235
一个可恨可耻可悲的人物——周佛海	238
后记	246

引 言

——访姑苏老人居亦侨

1982年仲夏的一天，我收到一封信，里面是一篇《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的读后感，对廖公的信，备极赞扬。信中附有作者的住址和简历。

简历是这样写着：

居亦侨，七十八岁，江苏省吴县漕湖居家浜人。

上海大学肄业，黄埔军校第六期步兵科毕业生。

北伐战争中，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师、第九师营长、团长、处长，苏州市总工会主任委员。

1935年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侍从副官，江苏省保安队副总指挥，江苏省保安少将副司令，苏州市行政干部训练班教育长。

苏州解放之初，向人民解放军军管会主任韦国清司令员报到。

看完这位陌生老人的简历后，我不由得萌生一种好奇心。他耳濡目染过多少历史风云、多少世情变化呀！隔了几天，我便抽暇走访了这位曾在蒋介石身边工作过的老人。

穿过梧桐绿荫覆盖的大街，踏上城南隅一条卵石子路，走

进一幢幽静的江南庭院住宅，经过一排嵌着八扇漏窗的通道，眼前便是小院子隔开的厢房。我推开一扇高大的油漆剥落的落地长窗，一位身材修长的老者迈步迎来。他就是已届耄耋之年的居亦侨先生。

居亦侨，略显瘦削的长方脸庞上，配着两道浓重的剑眉，目光灼灼有神，虽年近八旬，动作稍嫌迟钝，但眉宇之间仍显露出一股英武之气。当我说明来意后，居老欣然允诺，操起谳练的吴语，介绍起自己的身世来。

1906年，居亦侨出生在福建省惠安县。他的祖籍在江苏省吴县漕湖乡。祖父居镜生，清朝末年曾在福建汀漳道任事，父亲居聘臣，曾充福鼎、惠安盐场知事。居亦侨六七岁时才返回故里，住在古城姑苏夏午桥畔的一条曲折的小巷里。少年时期，他在苏州草桥小学、上海的中学念书，1925年进入上海大学攻读社会学。那时，上海大学虽然规模较小，校舍简陋，但是师资出众，校长于右任，教师瞿秋白、恽代英、邓中夏、沈雁冰、邵力子、陈望道……都是饱学之士，名不虚传。居亦侨与丁玲、秦邦宪、王稼祥、康生、陈伯达等人同学。年轻的丁玲在求学时代就在报上发表文章，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曾在报上连载，居亦侨很喜爱这篇小说。康生那时在学校里叫赵云，丁玲看不起他，厌恶地说：“这个山东生，坏东西，专门吃女同学的豆腐。”

这一年的冬天，恽代英老师前往广州，出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行前，他指点居亦侨潜往上海环龙路国民党地下组织报名。从此居亦侨便投笔从戎，后来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步兵科，与骑兵科的戴笠是同期同学。那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期

间，校园内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到处宣传，革命口号响彻云霄。毛泽东、李富春来校授课，叶剑英、聂荣臻任军事教官。教官吃、住、穿同学生一样。教育长邓演达、方鼎英对学生和蔼、亲热。他们都受到学生们的热爱和尊敬。居亦侨亲聆过周恩来和恽代英的政治报告，至今犹未忘却。

1927年，居亦侨随北伐军回到故乡，趁机探望老母。在苏州度假期间，他遇到黄埔六期区队长、CP同志孙天放。孙要他留在苏州搞短时期工运，由国民党省党部委任为苏州市总工会主任委员。苏州市市长陆权系居亦侨的亲戚，曾在上海卫戍司令白崇禧部队里，当过政训处长、军法处长。他对居的任职欣然表示欢迎，对居说：“你在部队打仗很辛苦，回家休息，理所当然。”

居亦侨果然认真整理工会，组织人力车工人、纱厂工人罢工，闹得满城风雨，引起地方工商界人士的忌恨。省里来电，命令陆权拘禁居亦侨。

“老弟呀！假期已满，你快回部队吧！”陆权把省方来电给居亦侨看，问居亦侨：“你看怎么办？”

“市长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整顿工会有什么罪呢？”

“我已与你家里通过电话，派人到你府上向老太太说明，取来行李，明晚送你走。今天晚上委屈你老弟，就住在我办公室后面的房间里。”

翌日深夜，居亦侨离开了苏州。

乍从学校踏上社会，他感到生活之路是迷茫的、曲折的。

1935年，居亦侨经黄埔一期同学项传远、萧赞育的引荐，

以“国民革命军第九师三团上校团长”的名义，到南京进了蒋介石侍从室，历任中、上校侍从副官，直至1947年辞退。接着蒋介石亲自下手令委任他为“江苏省少将保安副司令”，并由苏州市城防司令、黄埔三期同学厉百川推荐给“江苏省训练团”，兼任“苏州市干部训练班教育长”。

1949年，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居亦侨歧路彷徨。侍从室曾通知他到上海复兴岛报到集中；蒋介石夫人姚冶诚曾邀约同行飞台；“美龄号”空中堡垒驾驶长王崑和亲临苏州接母，约他一同离乡；厉百川对他威迫；……他都以“上有年迈老母，下有妻儿家累，不能独自一走了之”为辞，谢绝随往。

4月27日，南下大军压境，苏州古城获得新生，他毅然向华东第二野战军第七兵团司令员、苏州军管会主任韦国清报到，走上了光明之路。

韦国清在市府客厅接见了居亦侨，对他自动报到慰勉有加，并略询自黄埔军校毕业后的情况，对居亦侨说：“你是蒋介石的十多年的侍从人员，能认识形势，留下来不随他们去台湾，根据你的谈话和思想认识，还是好的。目前我的军务和政事很忙，还没有安定下来，希望你在家安心休息一段时间，再行洽谈安置问题。”然而不久，韦国清率军离开苏州，居亦侨的工作职业暂时搁置，只得凭劳力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为了解决工作安排问题，居亦侨曾两次上书周总理，又给两位老师——国务院政务委员邵力子和中央国防委员李明扬去函。邵力子来信劝居亦侨：“周总理日理万机，实在太忙，那时又适去苏联，不在北京。在新社会里必须要从劳动中来改造旧有的思想，在劳动中

解放自己，果能如此，方能在新社会里有立足之地，希望你好自为之。”从此，他认真劳动，改造旧的人生观、世界观。“文化大革命”给了他许多“史无前例”的“罪名”，他忍受了，虽然一时难以理解。

理解的日子终于来到了。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开了亿万人民的心扉。古稀老人亦侨享受到退休人员的待遇，受到市有关部门的热情关注。他的一子二女，都已成家立业。儿子是武汉市一所医院的主任医师。他起居有时，饮食有节，阅读文史，吟诗填词，听听评弹、京剧和粤曲，在苏州这个“天堂”里颐养天年。

我告诉居老，很多人都想听听您在蒋介石侍从室的所见所闻。老人一笑，说：“原侍从室的人安居大陆的寥寥无几，大多数都随蒋氏赴台去了。”他历数旧上级和同僚萧赞育、俞济时、徐道邻、俞国华、蒋孝镇、古达程及王崑和等人，还回顾了同蒋经国、蒋纬国兄弟交往的旧事。

我听后颇感新鲜，对居老说：“如能将您的第一手材料，写出一部‘人无我有、人略我详、人详我略、人错我纠’的书，公之于世，对评价历史人物，补充若干事件的轶闻细节，无疑都颇具史料价值，定将拥有广大的读者。那么，这部书就将是您为促进国共第三次合作，完成祖国统一的千秋大业而贡献的一份力量。”居老欣然许诺，神情严肃地表示：“有关史料必须真实，符合客观实际，不虚构，不想象，不歪曲，不诽谤，更不含私意揄扬。不过，往事烟云，年长日久，加上脑力衰退，写出来难免有遗忘错误之处，特别是关于一些重要人物的事迹，传闻

失实，或所不免，但我想仍任思绪所至，将所见所闻，如实言之，我乐意为之以飨读者。外界天地是广阔的，当年的同学同事，海峡两岸和海外各地，还有人健在，如得指教则深所感幸！”

于是，我们约定，我每周采访半天。以后我便准时准刻聆听老人叙旧，或阅读老人的笔记和文稿，追溯已逝岁月，达两年之久。在他任蒋氏侍从期间，曾经历西安事变，重庆谈判等重大事件；蒋氏的衣食住行、待人接物、喜怒哀乐和国共两党高级官员的琐事……半个世纪前后的经历，在居老的口中娓娓道来，传送出一支支鲜为人知、或知之不详的“侍从见闻曲”。

下面就听听居老的自述。

江元舟记

1986年4月

进入侍从室

1927年，风云变幻，腥风血雨。

震惊全国的“中山舰事件”发生以后，接着在上海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广州发生了“四·一五”反革命屠杀。多少优秀的共产党员倒在血泊之中，多少革命人民横遭祸殃，以革命著称的黄埔军校也被“清党”之风所吞噬。

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它设立在珠江中的长

洲岛上。黄埔军校原来计划在广东省公开招生，因招生人员遭到反动军阀的监禁或暗害，就转而在全国秘密招收学员。1924年1月，黄埔军校筹备时，孙中山派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主任。蒋介石看到校舍野草丛生，房屋简陋，师资缺乏，没有一支枪，没有一颗子弹，不愿出任，于2月间突然不辞而别，离开了广州，由上海返回奉化家乡。孙中山于是派廖仲恺代军校筹委会委员长，叶剑英、邓演达协助筹备工作；又派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到奉化劝告蒋介石回来。4月，蒋介石听从张静江的劝告，重回黄埔。那时，军校操场上革命口号嘹亮，学生意气昂扬，蒋介石心头为之一振，安然取得校长一席。

我是第六期入伍生。正当我入伍训练期满，转入步科的时候，“陆军军官学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蒋介石任校长，李济深任副校长。那时以黄埔师生组成的教导团和国民革命军，在东征淡水战役、棉湖战役、攻占惠州和誓师北伐战争中，名扬中外，战果辉煌。我能进入黄埔军校，当然感到很荣耀，很光彩。虽然军校生活俭朴，我睡在狭长的木板上，穿着灰色的布军装，却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一心为继承总理孙中山的遗嘱而勤奋刻苦地学习军事和政治知识。但在这多事之年中，学校蒙受“清党”灾难，上课也不正常。

1927年9月，武汉东路军的第四军张发奎部队抵达广州。面色黝黑的张发奎，身子高大魁梧，脾气暴躁。11月，他的部队同桂军发生火拼，攻下了桂军司令部。11月18日，他派遣马团长（黄埔三期生）带领一个步兵团冲上黄埔岛，冷不及防地包围了黄埔军校。

正在上课的学生，突然听到四起的“砰砰”枪声，惊惶万状，有的学生越过后墙逃跑。教育长李扬敬叫喊学生卧倒，又发命令打开校门，自己走出去严厉地对马团长说：“我就是教育长，有什么事问我，不许打枪！”枪声渐渐平息下来，而这个与张发奎同学的李扬敬，却被绑架而去。马团长带领士兵冲进军械库，收缴了全部枪支弹药。

在黄埔第六期任大队长（相当于营长）的宣铁吾，是黄埔一期生，浙江诸暨人。他了解到我是江苏人，有意照顾我这个江浙同乡，暗示我审时度势，设法离开广州，去寻找北伐军。宣铁吾告诉我他即将离校。因此过了一些日子，我便乘海轮北上到达上海。在上海我听到北伐军刚到达杭州的消息，就昼夜兼程赶往杭州，找到北伐军总部收容处。收容处由贺衷寒任总队长，宣铁吾任大队长，专门负责收留由粤来杭的黄埔学生。身材顾长的宣铁吾见到我，脸上泛起笑容，从头到脚瞧了我一遍，拍拍我的肩膀，仿佛祝贺我安然无恙。他派我到第二十师见习。从此，我参加了北伐军。

恰巧，黄埔军校军事教官、第二十师师长钱大钧，又是江苏吴县人，与我是小同乡，对我十分青睐，先后任我为排长、连长和营长，扶摇直上。后来，钱大钧升任军长，我转到第九师任副团长。我的上级是团长项传远，师长李延年，他俩都是黄埔军校一期生，又都是山东广饶县人。两人秉性相仿，和善有礼，极为友好。

1934年，项传远由蒋介石亲自选拔任上校侍从副官，兼任第一组组长。由于我是李延年、项传远多年的部属，关系亲密，

李延年便命我代理团长，接替项传远的职务，驻扎在湖北省宜城郊外，训练部队。我出身小官商家庭，自幼喜爱读书，性格内向，举止斯文，对多年的倏忽万变的战事，感到艰辛、厌倦，以致烦恼，头脑中便萌生了离开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活的念头。当我知道项传远被蒋介石赏识，还可外调提升的消息后，觉得自己如能进入侍从室，倒不失为一个好去向；将来能在内部过过堂，以后不难获得提拔的机会，这当然是一桩美差。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师长李延年，也得到他暗中的支持。

那时，李延年也得到自己将升任军长的消息，心中十分喜悦，但又恐怕诤友项传远有朝一日调离侍从室，自己将会失去内侍耳目，因此，希望再有一个同自己亲密的人，安插在蒋介石的左右，一旦项传远调离侍从室，有事仍然可以先得风气。

1935年3月间，李延年趁在南京参加军事会议的机会，同项传远商量，设法让我进入侍从室。项传远告诉他：“在侍从室没有自由，没有休假，一接到任务，朝夕不分，非常辛苦。不知居亦侨愿意否？要进入内侍，办法倒是有一个，那就是找我的一期同学萧赞育谈谈，他在蒋介石身边担任侍从秘书，专管黄埔同学进退升降之事，同时审阅军统机要文件摘要的签拟汇报，找他试试，看看怎么样。”过后，李延年和项传远一起来到萧赞育家里。同学久别重逢，畅叙旧谊，十分投机。接着，李延年和项传远谈起保荐我入侍从室的事。萧赞育听后，感到侍从室刚成立不久，正需人手，便告诉他们：“让居亦侨自己先打个报告，由我上报候批。”

我得知这一消息，心里十分高兴，觉得进入侍从室的时机

已经来临，便连夜动笔写出报告。报告中，我尽情地表达进入侍从室的强烈愿望，表达虔诚为国民革命奋斗的意愿，表达为委座忠诚服务的心情。隔了一天，我连同信和报告，一起寄给侍一处第一组组长、侍从副官项传远，恳请学长设法上报。

等了两个月，我接到萧赞育的信，要我赴南京碰头。我连忙动身，乘上火车直奔南京。火车风驰电掣，我还嫌它跑得太慢，一颗心早已飞向金陵。一下火车，我就同萧赞育见面。萧赞育仔细地看了我的外貌举止，详细询问了我的经历和工作情况，交谈了军校生活，……我说的话，他都一一记录下来。最后，他要我耐心等候，待有适当机会，就会将报告上呈委座核批。

向蒋介石报到

从金陵返回部队，我朝思暮想，盼望回音。

1935年初秋，我喜出望外地接到侍从室的通知，说报告已呈蒋中正委员长批准，任我为中校侍从副官，嘱我快去报到。

如愿的一天终于到来了。

天高气爽，金桂飘香，和风送来芬芳的气息，鸟雀迎着曙光争鸣。我来到南京，是一个宁静的秋色斑斓的早晨。

我穿着一身崭新的草绿色呢军服，斜背着军带，腰间佩戴“军人魂”短剑，脚穿一双乌黑锃亮的皮鞋，提前半个钟头，到达蒋氏官邸的接待室，我怀着欣喜和激动的心情，等候接见。

我环顾四周，看见客厅正中墙上悬挂着一张大照片。照片中，孙中山坐在藤椅里，佩戴指挥刀全副武装的蒋介石站在孙中山的后侧。

蒋介石公馆座落在中央军校校园内，是一幢红砖红瓦的两层小楼房，四周绿树成荫，露出洋房的红色盖顶。万绿丛中一点红，显得格外的美丽。

忽然，侍从副官项传远迈进接待室，对我说：“亦侨弟，先生传见。”

我一惊，立即站起身来。

接着，他告诉我，蒋介石已向萧赞育询问过我的情况，萧赞育把记录本交给了先生，并介绍说：“居亦侨原是我团的，黄埔六期生，还是个大學生。”蒋介石听后说：“好，我没有见过他，叫他来，让我看看。”

项传远简短地说完后，我便跟着他轻步走到蒋介石办公室的门口。项副官回头说：“亦侨弟，在此稍候。”我就原地站定，看着他进门通报。

侍从室组建以前，蒋氏官邸称为“公馆”。那时机构简单，随从人员极少，只有侍卫长负责领导二三个侍从副官，四五个侍卫官，一二个机要秘书。后来，有人称他们为“官邸派”，把侍从室称为“公馆”也是过去的延用。

在侍从室的工作人员，不称蒋介石的官衔：主席、总裁、委员长……而呼“先生”，这是仿照孙中山的不成文的规定。早年辛亥革命时，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国民党总理，多数老前辈称孙中山为先生。“先生”这个称呼，表示尊敬、亲敬和民